

花言峭语

敦煌故事值得不停讲述

一直有种错觉,敦煌的故事,已经被拍过无数遍了,但直到《敦煌英雄》发布先导预告片,我才发现,这是国内首部以敦煌为题材的商业电影,而且,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归义军的故事——我最想写的中国古代故事。

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敦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的电影《敦煌》,《敦煌》改编自日本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而井上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莫高窟藏经洞一卷般若心经后补记的短文:“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寇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藏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影片的导演是日本导演佐藤纯弥,他的作品,中国人都非常熟悉,《追捕》《人证》《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迹的电影,他拍《敦煌》,则意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所以非常慎重,影片耗资45亿日元,动用大批人马,并兴建了一座与敦煌古城规模相仿的影视城作为外景地。

后来,在敦煌影视城,还拍过《封神演义》、《怒剑啸狂沙》、《新龙门客栈》、《敦煌夜谈》、《沙州王子》、《海市蜃楼》、《神探狄仁杰》的第三部,也是在这里拍摄。敦煌附近的胡杨林和魔鬼城,还曾作为背景,出现在《英雄》和《天脉传奇》里。敦煌为所有这些电影,蒙上一种荒莽的气息,即便是最粗糙的电影,有了这里做背景,那种粗糙似乎也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部《敦煌英雄》,则取材自归义军故事。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为平定中原的叛乱将安西军和河西的军队召回,导致河西守备力量不足,吐蕃因此趁虚而入,沙州(也就是敦煌,758年改郡为州,敦煌郡改回为沙州)在抗争多年后陷落。788年(贞元四年),吐蕃对敦煌进行了户口清查登记。吐蕃管辖沙州后,敦煌人众多次起义。

848年(大中二年),同为敦煌人的张议潮,率众起兵,赶走吐蕃统治者。收复沙州、瓜州,遂据州事。其实,张议潮出生的时候,敦煌已经在吐蕃管辖下了,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大唐任职,一家人的归属感非常明确。收复敦煌后,张议潮又率众收复肃州、甘州、伊州、凉州,形成“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的广大辖区。这也开启了“归义军”两百年的悲壮故事。

这段故事,只有在西部才能生长出来,唐朝人的亮烈,西部人那种沉默的深沉的执着,尽在其中,也只有西部的荒漠、戈壁、长河、霞光、霜月、胡杨,可以充当这样的故事的背景。

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影视化,始终是个遗憾,而古装动作传奇电影《敦煌英雄》终于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影片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北京精彩出品。故事为编剧马伯庸原创,取材改编自敦煌军民归唐风云史。目前公布的阵容里,有章宇、窦骁、吕凉、余皑磊、张艺凡、雷佳音、朱亚文、李光洁、石兆琪等实力派演员。

从角色名字来看,除了张议潮之外,狼鹞子、曹光宗这些名字,我都没有在手头的《敦煌人物志》里找到,我怀疑这都是马伯庸的原创人物,即便这些名字出现过,也恐怕是在敦煌文献的某个角落里,是小人物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点小小印迹。而《敦煌英雄》,或许就是从小人物入手,去展现归义军的亮烈与壮烈,以及敦煌的苍凉与艳光四射。

身在西部,一次次去往敦煌之后,深深觉得,这里的故事是讲不完的,也值得一再讲述,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脉所在,也是我们精神源流里,非常重要的一支。因此,我希望这里的故事,还能不断被讲述下去,旧敦煌与我们的“新敦煌”连成一条不曾中断的河流。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老骥伏枥,尚能笑否?

原以为东北喜剧的热闹,除了《乡村爱情》就是《刘老根》。然而,几乎半隐退状态的赵本山意外交出了新作《鹊刀门传奇》。这部来势汹汹的武侠喜剧,着实让人好奇:当年从不让人失望的他,还是那么好笑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鹊刀门传奇》的弹幕里,每天都有同道中人上演大型团建,先自报家门,再分享一连串好笑的感慨。而从已经播出过半的内容看,赵本山和这些东北喜剧人们,不仅有足够厚的“老本”,也有打开自我、接纳新鲜的可能。

单说一人分饰两角的赵本山,弟弟西门长海是侠骨柔肠、勇敢抗倭的鹊刀门掌门,哥哥西门长在是心心念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厨子,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风格,一开篇就擦出了喜剧的火花。这边弟弟眼见倭乱四起、宦官专权,加入秘密组织打算执行神秘任务,为了不穿帮,他找哥哥帮忙坐镇鹊刀门,张口就是“如果一个屋子充满黑暗,就需要一根火苗照亮它”的大道理;偏偏哥哥是个俗之又俗的普通人,不仅一句没听懂,还较真地盯着弟弟点灯的动作,“费油不?你点它干啥?”

寥寥数语,已经唤醒了我们对那些经典小品的记忆——一字一句,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反差。等到西门长在在弟弟承诺给他找个老伴儿而远赴鹊刀门时,更多错位的荒诞成了令人捧腹的包袱:从积极相亲被媒婆称呼为“西门大官人”,到与菜花婆婆相会言语误会间主动表白“我太想要孩子了”,再到被公孙丽蓉追得

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赵本山在拿捏小人物的方面堪称一绝,尤其是当他泰然自若地做着各种与外在身份、形象完全不相称的行为,依稀让人看到了当年许多经典人物的影子。而西门长在在与鹊刀门一众子弟们的相处日常,则提供了一种久违了的武侠的打开方式——武林中人也是要生活的,也有柴米油盐、喜怒哀乐。

在这样的设定下,许多对现实的关切也轻盈地在剧中点缀出现:西门长在在沉迷抽盒、误练“不老功”把自己变回了小孩,想要变回去就要继续抽盒找出解法,显然是讽刺盲盒消费的陷阱不断;而鹊刀门在拿到第一名后得到的奖品却是“最珍贵的曹公公画像一张”,也绝对能让对公司年会套路深恶痛绝的人会心一笑。这些讽刺的笑料,看似在意料之外,却依然有温度、有锐度,丝毫没有为讽刺而讽刺,为热点而热点的生硬感。

《鹊刀门传奇》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还在于它提供了很多象牙山原有的喜剧范式之外的东西。而我们也或许可以从这窥见,赵本山对自己的期待,不仅仅是再做一部“很赵本山”的东北喜剧;这一次,他选择和更有活力的创作者们站在一起,在努力逗乐观众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对武侠喜剧的新探索。这份老骥伏枥的志向,当真是喜剧观众的幸运了。

曹原狄
媒体人

钱眼识人

我在延吉 citywalk

七夕当天,我一个人溜进电影院亲测了《燃冬》这部片,出来之后翻评论,被看不懂的差评吓了一大跳。个人觉得,陈哲艺作为被李安钦点有前途的青年导演,业务能力还是非常能打的,《燃冬》仅仅是他在上海酒店里写出两页纸故事大纲就开拍的小品,97分钟的片长或许能间接证明导演的创作态度,是漫长征途里的小憩。无论从故事的逻辑性、视听语言的惊喜程度甚至演员的表演状态,都不能说是拉满弓弦使劲干。游戏之作不算好,但肯定不算烂片。看《燃冬》的观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观众的心态是否松弛,预期是否躺平。最重要的是,观众走进黑暗中,在大银幕去看三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游手好闲,不是做好批判或者吐槽的战斗姿态,而是尽可能地让角色与自己的人生阅历、观影经验构建出一些联系,是需要耐心和想象力的。

三个年轻人机缘巧合认识成为朋友,相约去长白山天池玩,遭遇熊却没有受伤,下山后各奔东西。浩丰坐列车回上海,娜娜决定过年回家,韩萧骑摩托离开延吉继续浪。这就是表面上看到的故事,好像也没啥,但是我看到的却更多,就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冰”来说,电影一开始就展示了延吉当地“砸冰”的场景,说明了当地的寒冷程度,也代表了心理地貌,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各有隐痛,都认为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哪怕是参加婚礼的金融才俊浩丰,在宴会上也是局促不安。娜娜在旅游大巴上业务假笑,导游词说完之后就陷入低沉情绪,在景点会独自抽烟。韩萧被小姨骂,被家里小孩瞧

不起,又穷又没文化,他们都生活在冰面之下。浩丰有一个癖好就是啃冰块,在心理学上就是缓解内心抑郁情绪的习惯动作。他在延吉吃冰就成了一个反常的设定,浩丰曾经在欢脱的夜店里把冰块放在眼睛上,冰块会化,这样就能掩饰自己痛苦流泪的生理反应。三个人都有“心病”,心里都有老寒冰。于浩丰是不自由,体面和优秀并不直接导致幸福和快乐;于娜娜是梦想的天折,她脚上有赫然可见的伤疤,断送了自己冰面起舞的轻盈梦想;于韩萧就是被人瞧不起的自卑,小孩说他没读多少书,在书店娜娜拿着《新华字典》也嘲笑“你识字吗?”这三个年轻人代表着情绪“冻土”:隔绝、封闭、感觉不到希望。

最能体现浩丰金融男和上海身份的就是腕上的名表,尴尬的“诅咒”。因为这块表,对方只注意到他有钱,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不开心。片尾他把定格在凌晨三四点的手表留在洗手池,表面上还有水渍,也就意味着导演一种善念的祝福,浩丰卸下体面的伪装,走出面对真实自我的第一步。手表代表身份。实际上,其他两个朋友也有自己的“信物”。于娜娜是滑冰鞋,代表梦想;于韩萧是摩托车,代表自由。说到底,《燃冬》就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文艺小品,就像你走进陌生的城市,场景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导演是打算带领观众进行一次宽容的 citywalk,你看到什么,相信什么并且为什么而悸动,都是自由的选择。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三人行,不止爱情

“你觉得他们三个是什么关系?……确实难猜。”热门文艺片《过往人生》里的第一句台词,可以拿来形容很多电影里的三人行关系,比如院线新片《燃冬》里周冬雨、刘昊然与屈楚萧饰演的三个年轻人。

《燃冬》选在七夕上映,予人爱情电影之错觉,其实在稀薄的情爱成分之上,更多的是讲三人如何相相取暖,在万千种可能性的交汇与试探中,重新确认自我,而后完成疗愈。按导演陈哲艺的说法,人物设置遥遥致敬特吕弗的《祖与占》,难怪征战戛纳时,会被视为前辈的隔代知己。

回顾这种三人行模式,产出过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陈可辛导演常说他深受《卡萨布兰卡》影响,从《双城故事》到《如果·爱》,人物关系多是由此而来,最经典的那部《甜蜜蜜》,张曼玉、黎明、曾志伟饰演的角色,呼应的就是英格丽·褒曼、亨弗莱·鲍嘉以及褒曼在片中的老公。三人行,剪不断理还乱,但三片形也最具稳定性,会将人物命运牢牢焊死在导演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上。这一经典模式也建构了后世观众对于这类电影的审美判断,达成了一种审美共识。

再看《燃冬》里的三人行,也难用世俗意义上的举棋不定来形容。任凭外面世界兵荒马乱,三人世界里的关系却如同这冰天雪地一样纯洁自然,有人如折

翼天使落入凡间历练,有人走近悬崖也想了百了,有人终日躺平差点腐朽,各有各的伤疤与难题,直至他们遇见,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兜风,同吸一根烟,用嘴相互传递一粒冰块,集结三人之力融化这人世艰辛。

当然不止于爱情。就像《甜蜜蜜》的英文片名,Almost a Love Story,“差一点就是爱情”,陈可辛借此提醒观众,李翘和黎小军最终不会在一起。《过往人生》也是如此,女主角十八年前分手时说,“我移民两次来到纽约,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去想如何坐上回首尔的航班。”像极了李翘贡献的金句:“黎小军同志,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我呀。”故事里的人物,企图拿缘分或因缘来蒙混过关,其实他们的现实抉择,往往取决于自身性格以及造就这些性格的风云时代。

其实《燃冬》也给出了一些解题密码,比如三个年轻人在书店偷了三本书,其中《新华词典》呼应屈楚萧的角色“不识字”,少儿版《西游记》或许隐喻他们这段旅程历经磨难,还有一本居然是儿童文学名作《草房子》,作家曹文轩在该书后记里说,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今天仍能感动人心的,无非还是那些生死离别、游踪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果然没错,这几乎概括了《燃冬》的主旨所在,这段三人行的真正意义,也是在此。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长风新
媒体人